

放鹞子

□陆钟其

风筝,我们太仓土话叫“鹞子”。旧时元宵一过,即使春寒料峭,娄地城乡也会自发放飞鹞子。但见广袤的田野上空群鹞飞舞,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在那时的放鹞子大军中,我们小孩一般放“蝌蚪鹞”。其材质是废物利用,制作是土法上马:我们找断扁担、破箩筐、竹篱笆凑着做,实在找不到就劈自家的筷子。用刀将两根筷子削成四片,再削成二横一纵状,二横的稍短,一纵的稍长,用刀片小心地把它们刮削得均匀、光滑,用砂皮打磨后就做成了鹞子的骨子。把骨子拼成“王”字形,用细线扎紧、固定住,就做成了鹞子的骨架。那时家里一般不备糨糊,我有时向邻居家讨一点糨糊,但更多的是用自己省下的饭粒将纸糊到骨架上。糊的纸是撕下自己写大楷毛笔字用的薄纸。鹞子的尾巴用写过的练习簿纸一节一节地粘接起来,有时粘接得有二三米长。由于做成的鹞子状似蝌蚪,故名“蝌蚪鹞”。

记得有一次,我和一帮小伙伴兴冲冲地拿着“蝌蚪鹞”来到操场上,只见蔚蓝色的天空中已有几只鹞子在翱翔。我左手拿起鹞子,右手握着线板,在操场上由慢而快地奔走,边走边放线。自以

为鹞子升空了,正在得意时,小伙伴们忽然开始大喊大叫,停下一看,发现可怜的“蝌蚪鹞”在场上被拖拽着,非但没有飞起来,还被拖坏了。回家后我把拖坏的鹞子用薄纸打上“补丁”,然后改变放飞的方法。用家中晾衣的丫叉,让同伙站在稍高处叉住蝌蚪鹞,我把鹞子的牵引线穿过V型槽,左手拿线板,右手拉着牵引线奔跑,小伙伴用丫叉将鹞子尽力往上托送,经过几次磨合,鹞子终于升空了。小伙伴们一阵欢呼。就在此时,一阵风刮来,我心爱的鹞子在空中左右摇摆,翻起了跟斗,正当我束手无策之时,边上放鹞子的一位大叔,将手搭到我的引线上,拉着抖了几下,我的鹞子总算飞稳了。大叔让我再拉着牵引线时,对我说,不要慌,注意保持平衡。就这样,我的鹞子越飞越高,小伙伴们的小眼睛全都盯着它。此时,天空蔚蓝澄明,云朵洁白无瑕,微风徐徐而来,空中春意荡漾,鹞子自由飞翔。就在大家乐不可支的当口,我忘记了适时调节平衡,鹞子左支右绌、险象环生,苦苦挣扎了一番,终于在空中翻起跟斗,最后一个猛子扎下来,消失在了大家的视线中。这真是乐极生悲,我们的高兴劲儿顿时烟消云散,急忙顺着“蝌蚪鹞”

掉落的方向搜寻过去,但一直没有发现我那可怜的鹞子。就在大家垂头丧气准备打道回府时,在一棵树上意外发现了一只他人遗失的鹞子。我爬上围墙,又爬上树,把这只有点破损的鹞子捡了回来,算是意外收获,心里多少有点慰藉。但我放鹞子的线是祖母缝鞋用的鞋底线,那时买线不光要钱还要票。回去后我起先还不敢说,可晚上祖母缝鞋时发现鞋底线不翼而飞了,我知道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只好一五一十地坦白。“生活”没有吃,但一顿臭骂是少不了的。

捡来的鹞子骨架是用4根竹子组成的,为等边三角形加中轴线形状,其平衡牢固性更胜一筹。我稍微修补了一下,在鹞尾添了几条彩线,很快,它就在天上飞翔了,是个“三角鹞”。经过数次失败,我已有些经验了,不仅能把鹞子顺利地放上去,还会搞些小发明,比如在放飞时,故意将线扯断后拉住,把事先用纸剪成的空心小圆圈串进鹞子线,再一拉一抖,一拉一抖,那些小圆圈就会像被吸引似的,顺着线向鹞子缓缓靠拢,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我的发小阿四说这是“春的声音”。就这样放着玩着,玩着放着,我的“三角鹞”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引线已经荡成了一个大弧形,线板上也空了。我就开始收线,“三角鹞”愈靠愈近,缓缓落下,眼看就要回到手心了,不想在我牵引着想躲过一棵大树时,被一根电线杆给缠住了,我用力上下抖动线,还是摆脱不了困境,最后只好忍痛割断了引线。

在没有鹞子的日子里,我的心里空落落的。然而天无绝人之路,一次放学回家,在一致堂后门口,我看到了一个被食堂师傅丢弃的废蒸笼,马上如获至宝,将它捧了回来,模仿看到的城门桥堍老师傅的做法,劈开后利用其中的竹篾做成了一个鹞子,还给它画了个大花脸。有了这个更好的鹞子,我的心情一下子晴朗了起来,此后每天放学后玩一下鹞子,一会高飞,一会低掠,翩翩起舞,上下翱翔。觉得自己似乎在与鹞鸟齐飞,在和春光、蓝天、白云亲密接触,这是一段多么惬意的日子……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现在白发已经爬上了鬓角,当年糊鹞子的练习本也早已泛黄。然而,每当春回大地之际,仍然会有古老的鹞子像自由自在的精灵翱翔于蓝天白云之中,为我们带来春天的气息,而那根悠悠荡荡的线则依然深深地牵动我的心弦……

路过 1566年春天

□刘俏到

公元1566年,明朝嘉靖四十五年。如果时光倒转,我们回到那年的春天,应能看到太仓州衙附近的离菴园,桃花烂漫,人声入耳。此时的园主王世贞因父丧哀嵩之手,已携弟弟王世懋隐居太仓六年。而直到三年前,他才脱下孝服住到离菴园,慢慢与苏州及各地文士交往,恢复和织密自己的朋友圈,延续当年京师“后七子”的声望。

路过1566年春天,我们兴许能遇到归有光。最近三十年来,他八次进京赶考但都不曾“考公上岸”,直到去年才以六十高龄中试,恰与二十二岁中试、意气风发很多年的王世贞形成鲜明对比。如今归有光总算成为进士,并且得缺赴任长兴县令。辞行之际,王世贞以他最拿手的诗歌相送:“莫言射策金门晚,十载平津已上台。”

曾有人议论,归王二人相互攻讦、关系不佳,其实多属误解。彼时吴地官员文集所记,唯有王氏兄弟收录着与归有光的酬唱文字;而在王父遇难时,多少文士避而不见,归有光却特地写下谏文;再到这年赴任异地后,归有光还在路上写信送王世贞,只因归行之时“不能达其辞”。其实,归有光入仕之前属于寂寞荒江老举子,他的朋友以布衣居多,可能与身处文坛前沿的王世贞确实交游略稀,但也绝对谈不上关系多坏。

路过1566年春天,我们肯定能看到四十五岁的梁辰鱼。经过数年打磨,他完成新剧《浣纱记》,正好能腾出时间北行游历。这年正月过后,王世贞写信把他介绍给北方好友,还在离菴园为他设宴饯行。那时春酒良宵夜未央,王世贞赋诗“伯龙七尺苍髯虬,菰芦不散英雄愁。慨然捐我渡江去,欲捲长虹天际头。”显然,如果越过时空相见,七尺苍髯的梁辰鱼多半不是文弱书生的模样。

面对梁辰鱼的新剧,这时太仓州城里最高兴的还是昆曲之祖魏良辅吧。多年以前,魏良辅就在仕途与艺术之间做了选择,他寓居太仓南码头,苦心钻研改造南曲,一心放飞戏曲梦想。如今眼见“水磨腔”声名远扬,世人赞叹“飞鸟为之徘徊,壮士闻之悲泣”,更有梁辰鱼“起而效之”捧出昆曲第一剧的硕果,年近古稀的魏良辅想必心中甚是满足。

路过1566年春天,我们将有幸一睹嘉靖末期的国手风范。李时养是当时中国围棋界的顶尖高手,吴承恩曾为他写下四百多字的古体诗,称赞他棋力绝伦。这年他千里迢迢从京南下吴地,便客居在太仓离菴园。他的到来,甚至吸引了另一名国手安徽程汝亮寻奔娄东。那年春天他们在太仓的相遇,应如王世贞所说,“二月桃花闭门雨,隐囊对君聊手语”。

李时养棋艺高超,被王世贞视为当世四名一流棋手中靠前的一位。这年李时养会棋吴地,令王世贞感慨“三吴老将尽披靡,何况纷纷少年”。作为围观群众,我们要知道,当年以王世贞的文坛地位如此推崇李时养,将给他带来多大的光环。弈棋之余当然还有酒,年届不惑的王世贞好棋却不善弈,但这年春天的酒局应该是碰到了对手,生来好酒的他李时养说“怪汝深杯百不醉”。

路过1566年春天,我们还将看到另一位花甲老人曹逢。他宦游三十多年,固守清贫正直,返乡养老之后,文人气度依旧,于是热心拿出自己求学时代苏州书商印行的《世说新语》进行校刻。这一年,曹版新书即将印行,他决定在末页署上“太仓曹氏沙溪重校”。他当然想象不到,数百年后,其中两册将分别被曹寅和曹寅收藏,最终收入华东师大与中国科学院的图书馆。

王世贞兄弟与曹逢既是同乡,又有相同的读书喜好。可以想到,这一年王氏兄弟必然会得到曹赠书。或者说不定,老曹刻本还为王氏兄弟后来指点《世说新语》提供了灵感呢。而当我们看到曹逢归身太仓时,必然会联想到春天远赴长兴的归有光——同样年逾花甲,有人刚辞官归故里,有人年老未敢忘忧国,人生道路各有选择,唏嘘声里无谓高下。

是啊,如果路过公元1566年春天,那样一个貌似平淡无奇的季节,我们却将惊喜看到太仓州城人文荟萃:因着王世贞的缘故,归有光来过,梁辰鱼来过,李时养来过,更不要说还有曹逢、周天球、尤求等吴地文士的身影。记得那年阳春三月时,红梅尚未落尽,玉兰已经盛开,“夜来三径春雨过,片片桃花履痕雅”。那些群贤毕至、酬唱奔饮的文人雅韵,历经数百年光阴流转,终于化作盐铁塘的绿水轻澜,一路低吟至今。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

偶遇骑行者

□顾依左

3月初,正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我们开启云南逐花之旅,走滇东南环线。3月7日下午1点多,从弥勒市东方韵艺术小镇出发,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到达曲靖市罗平县,打卡牛街螺丝田的油菜花海。

在去往油菜花田九曲十八弯的路上,看到一众身穿骑行服、头戴骑行帽的骑行者,在奋力沿着蜿蜒的山路骑行。

等我们到达牛街螺丝田油菜花山爬坡打卡点时,这批骑行者也陆续来到这里歇脚。其中不少是外国人,且不乏老者。

职业习惯使然,我瞬间有了想要了解他们的冲动。通过随行翻译得知,这些来自美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昆明等地车友的组织安排下,从罗平县城骑行到牛街螺丝田油菜花海。

他们中,既有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也有不少年过花甲的老者。年龄最大的一位85岁的美国老太太。他们无论年龄几何,个个精神矍铄,容光焕发。

通过翻译与他们攀谈,我强烈地感受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与享受,对大自然的向往与亲近。他们积极参与世界各地的骑行活动,以自行车运动为纽带,通过与各国骑行者的交流,了解各国文化与历史。骑行途中欣赏各国美景,品尝当地美食。

而不少国人60岁以后就开始小心翼翼地生活了,少运动,甚至不运动。“能坐着就不站着,能躺着就不坐着”,小毛病,诚惶诚恐。从内心深处,将自己的身体看成是“行将就木之躯”,早早地把自己看成是“垂垂老矣”之人。

殊不知,退休之后,花甲之年,正是人生第二春的开始,大好时光刚刚“起航”。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运动、健身;喝茶聊天侃大山;还可以“喝三吆四”,欢聚一堂;呼朋引伴,骑、驾各地……能做的事情太多了,想想都激动不已!

这些骑行者可能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中“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九十不留坐”的传统。他们满世界骑行,朝气蓬勃地迎接每一天。他们对待生活积极乐观的态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的启迪:生命不仅仅在于运动,更要有“爆棚”的信心,我的身体我做主!

他们在骑行中、在运动中放飞自我,要让生命的璀璨完全绽放。接下来,他们还将骑行前往云南草海、石林,欢度彝族篝火节,最后到大理,骑行环绕洱海一周。

祝福他们!



恋爱季节 □姚建平 摄

梦中的蟹蟆塘

□顾孝渔

离开故宅故地二十多年了,但是关于那里的记忆总出现在深夜的梦里,一切还是那么清晰。

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北起七浦塘,把顾家村宅东西一分为二,河上有一条小木桥,是我们来往的通道。这条名叫“蟹蟆塘”的小河从这里一直向南,最终汇入西泾河。这条小河为啥被冠以这奇怪的名称,大概是因为盛产螃蟹!每当长江口涨潮,小河水湍急,河边的芦枝都在潮水中不停地摆动。夏天潮水最大最急,我们把一些蚯蚓用细线捆在小竹竿的一端,左手提着水桶,蹲在小木桥上,把有蚯蚓的一端浸入水中,不一会儿就有许多小鲫鱼来抢食了。说时迟那时快,迅速提起小竹竿,几条小鱼就落到水桶里了,运气好时,半个小时可捕到半桶小鲫鱼。潮水大时,水流溢过桥面,向南奔流而去。

在盛夏的七月天,我们这一群小伙伴午后会聚在河边的牛车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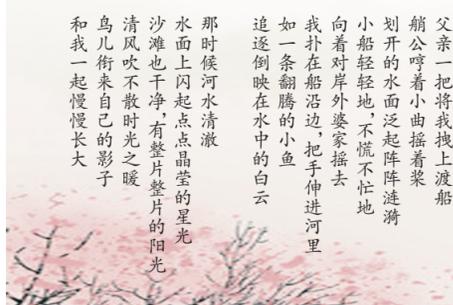
里乘凉,好不快活。当我站在岸边一跃而起,一个猛子潜入滚滚南去的急流中时,大家都纷纷跳入水中打起了水仗。而当我再次冒出水面,已在前面十多米的地方了……待到落潮,太阳西下时,大家就到河岸边寻找蟹蟆。有一次,我在两个内部连通的洞内挖到五只螃蟹,开心极了。芦苇周围往往可以摸到不少鲜活的河虾。用不了多久,我们每人的布袋里都是满满的。每当夏秋季海潮小汛时,这条小河就会底朝天了。河床并不宽,最宽处也就6米左右。河底深浅不一,长长的河底留下了大小不一的许多水塘,小水塘里藏着许多小鱼小虾小蟹。我们回家拿来铁锹等工具,就地取材,用河泥将小水塘围上,再取来脸盆、脚盆,将河水淘干。大家弄得满脸都是泥,但干得热火朝天,欢声笑语一片……

浅水中,各色小鱼在翻腾,有细长的穿条鱼,颜色鲜艳的鲢鳙鱼,蹦跳着的小河虾,而最让人喜

欢的是“菜花吐”。“菜花吐”很小,比孩子的小指头还小,胖胖的,有对小眼睛,通体浅棕色,内脏简单而干净。这种小鱼似乎是蟹蟆塘里独有的,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听说过!把“菜花吐”浸入调好的鸡蛋液中,油爆也好,红烧也好,其鲜美可口无法用语言表达。这种小鱼为啥单独在这段小河中才有,我也弄不懂,也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鱼吧。

小河的岸边有许多蟹蟆洞,洞口扁圆型,很好认,也不太深,小手伸进去按住蟹背掏出就行。若不小心被蟹夹住了手指,疼是肯定的,但你千万不要乱动,忍耐一下,它会松开的。有一次,我在一棵大树的根部摸到了一个圆圆的,周边软软的家伙,心里一惊,这不会是一只大甲鱼吧!听人说,被它咬着,要到月亮升起时才松口!我撒手就走,逃之夭夭……

故乡的这条河是我童年的快乐源泉,也是我一生的怀念。



在戈江河迎官渡口
父亲一把将我拽上渡船
小船哼着小曲唱着菜
划开的水面泛起阵阵涟漪
小船轻轻地,不慌不忙地
向着对岸外婆家摇去
我扑在船沿边,把手伸进河里
如一条翻腾的小鱼
追逐倒映在水中的白云

从窗子跳进来的阳光
真好,超级暖和
昨日还是瑟瑟阴冷
和今天像是戛然而断开的两个季节
这样的变化有些猝不及防
也着实让人欢喜
人,总是向往温暖
该来的都会来,如春风
该走的也都会走,如行云
不知道该怎么翻开明天
翻开了
害怕是又一个昨天
你啊你
我只要一个与你无关的日子
来草草结束这场青春
像倒下去的狗尾草
不用关心雨季悠长
春暖花开,也只是别人的故事
岁月悠长,滴水穿石
今天,我只愿你温暖如春

温暖如春
(外一首)
□陶震